既是聖公會信友又是核心成員的倫敦人

我坐上英國哈爾菲爾德（Harefield）醫院的專車，到醫院修讀護士的專業課程。我的一位同事的言談舉止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那時我很害羞，她開始主動和我交朋友，我對此很感動。儘管她旁邊有些『較野的』朋友，但她邀請我一起吃早餐。她總是一視同仁。
我正努力做一個基督徒，可並不那麼快樂。主日，我會去教堂，但主要是為了安撫良心而已。然而，這位朋友講到和其他像她一樣年輕的女孩一起分享喜樂，真正的信仰。有一天，她帶了一把吉他到醫院，目的是與一位以無法和人相處見稱的護士慶祝。我對自己說，既然這位女青年能夠那麼偉大，也許找出藏在她背後的東西也是值得的。她告訴了她的合一靈修，並激勵我去生活出來。
我開始拜訪普世博愛運動中心的成員，每次都發現給自我改造的新方法。例如：跟有需要的人分享衣物或食物，主動做些實在的事情，如洗涮等等。這些細小的行動是我已經開始去實踐福音的果實，讓我內心非常快樂無比。儘管我還不知道普世博愛運動的情況，但我知道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。我看到核心成員的徹底選擇，心想我真希望有勇氣和她們一樣。不過，她們是天主教徒，而我是聖公會的……我感覺到內心有聲音說：「但你也可以，你知道的。你為什麼不直接對我說你的『願意』呢？」我感覺，對天主說「我願意」就好像是一步踏下懸崖。這一點也不像我，但我很開心希望永遠跟隨祂。
由於深深渴望給社會帶來變化，我成了一名專門從事助產的護士。我想，有了這份專業，我可以去國外，而且我已經為行程存了些錢。我決定進入「運動」中心，並把錢給了窮人，然後開始接受培育成為一個核心成員。
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利茲（Leeds）的「運動」中心，在那裡住了5年。這個城市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。我來自中等家庭的背景，對貧窮只有一種浪漫的想法。有一個女孩來求診，總是穿同一件衣服，貼身襯衣上到處是破洞。我和她建立一份關係，認識她為我很重要，這樣她才會告訴我關於她的情況，她住在哪裡等等。一天，我去她家探訪，她的同伴站在門口，對我口出惡言。我被這個人和看到居住的狀況都震驚了，幾乎說不出話來。然後，我注意到牆上放著一大缸的魚，於是我開始講關於魚的事，緊張氣氛消除了。我第二次去探訪時，帶了幾件衣服；第三次去的時候，看到她坐在窗臺上，準備好給我看她的新衣服。
現在我住在韋林花園城（Welwyn Garden City）的「運動」中心，繼續為國家衛生署（National Health Service）工作。最近幾年，衛生署發生了劇變，要啟迪我開始改變自己的專業，並不那麼容易。即使在此劇變中，我仍努力把一切事情當作愛天主和愛弟兄姊妹去做。能夠與作出同樣人生選擇的人度團體生活為我也是一個重要的契機。我們之間的合一和在對天主是愛的信德內一起成長，把自己交付給別人，無論他們是天主教的還是聖公會的，也同樣重要。